

考古

期三第



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目錄

三十五年來的甲骨學	陳競明
卜辭文字小記	孫海波
籀壽堂殷虛文字考釋補正	許敬參
鐵雲藏龜釋文補正	許敬參
石鼓時代研究	楊壽祺
秦刻十碣時代考	羅君惕
釋妹辰	朱英
哭謚同源考	邵子風
易說卦巽爲寡髮解	于省吾
春秋簡書刊誤校補	羅福願

- 印度考古學發達史.....鄭師許.....一三三
 研究中國藝術史計劃.....陳鐘凡.....一五四
 中州金石叢刊發刊辭.....蔣恢吾.....一七一
 松翁自敘.....羅福頤節錄.....一七五
 六十自述.....楊壽祺.....一九〇
 李鳳廷傳.....儉廬主人.....一九五
 我在最近.....董作賓.....一九六
 關於尚書中台字新解之討論.....沈春暉.....二〇三
 第二期社員名錄.....二〇九
 考古學社簡章.....二四三
 社務紀要.....二四五
 本社出版書籍.....二五二

三十五年來的甲骨學

陳競明

淹沒地下約三千年的甲骨文，竟于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得重見天日。這個發現不但是文字學的幸運，就是整個的中國古代文化史，也得了新的認識和光輝。甲骨文未發現以前，中國文字之最古者，自宋以來唯有于彝器鐘鼎中見得一部分的殷周文字而已。甲骨文出自洹水之南，以史証之，其地確是殷虛。以文字言，變化百出，「極端之圖形，幾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已形聲孳乳而爲字者，亦或反或正，或順或逆，或繁或省，或分或翕；其行文亦或左行或右行，或堅行或橫行，或下行或上行，驟視之儼如對巴比倫與埃及王朝之古代文書。」（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序》）生爲卅世紀的人，得見這種殷代的創始文物，無怪孫詒讓會「驚爲人間瓊寶」，而羅振玉會歎爲「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所不得見」。

的文字。

甲骨文出土以來，經過了孫羅王以下諸人這卅餘年來繼續努力的考究，於古文字的系統，得到很大的發現，然而「可識之字，猶不及一半」（用董作賓語）古史方面的世系禮制，多有考定，多少足以補古書的不足，訂正古書的違誤。社會文化方面，也有大略的推測和探討，然而還未得其精髓，還是需要將來不斷的努力，才不負這個寶庫的發現。

本文所要述的，不是卅五年來所研究出來的是些甚麼東西，而是這卅五年來諸家考釋研究的一般情形；是紀述這卅五年來甲骨學的發現和研究的經過，而不是會合所研究出來的甲骨學；換句話說：本文是紀述卅五年來甲骨學的量，不是甲骨學的質。至於編法，是以事為綱，以年附之；是紀事的，不是編年的。所紀之事分發掘、收藏、著錄、考釋、彙集五大類，繁複者再分細目，略述於下。

（一）發掘

甲骨爲學者所知而視爲有收藏的價值是在光緒升五年；可是甲骨的出土却在光緒升五年前的數十年，那時候不名甲骨，而名龍骨，價值不在乎骨上的字，而在乎骨的本身可以爲藥，所以當村人拾得之時，就先把骨上的文字削去，而後賣給藥鋪。經過了這數十年的削賣爲藥，甲骨文損失之鉅，可想而知了。在那數十年中，「龍骨」出土的情形，不得而知，大約是村人在耕種之際，無意中時時多少發現些，隨得隨賣，實無發掘之可言。直到光緒升五年，古董商人把甲骨獻給王懿榮之後，收藏家開始注意，竭力索求，無意的掇拾因而不足供應，發掘甲骨便成爲有意的工作，和小屯村人的一種副業了。略論這卅五年來發掘甲骨的經過，可分爲二類。

(甲) 無系統的發掘 自光緒升五年以後，村人得暇便挖掘字骨賣錢，這是無可疑議的。可是這種的挖掘是無系統的，無計劃的，散漫的。到了光緒卅年（一九〇四），村人朱坤才開始作略爲大規模的挖掘。他挖掘的地點在小屯村北洹水南岸，搭蓆棚，起爐竈，率領一大班的工人，大事發掘，工作很久，所得甲骨數車。後來因爲與同村霍文元、劉金聲爭挖掘

之地，至於動武涉訟，才被縣官禁止，不得再掘。然而甲骨的發掘，並不因此禁令而廢置。由那時候以後，至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春，村人還是不斷地作無系統的發掘。其動機有因無意中的發現而從事發掘的，如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村前張學獻家地因挖掘山藥溝發現甲骨文字，村人便相約採掘，得骨臼和骨條很多。至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十五年（一九二六）張學獻家的菜園都有發掘字骨之事；尤以十五年所得特多，大半歸明義士。有因旱災農事不獲，農民迫于飢寒，便相約挖掘字骨，賣錢糊口的；如民國九年（一九二〇）華北五省大旱，小屯村附近的人都參加在村北河畔大掘字骨，凡以前曾經出字骨之地，無不搜尋再四。有因兵禍之後，農事荒廢，村人便藉挖掘字骨以謀生的；如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北伐軍作戰安陽，駐兵洹水南岸，四月兵退，村人便大掘字骨于村前道旁，所得甲骨也很多，都賣給上海和開封的估人。像這類的挖掘，以賣錢爲動機，所以除了得着多量的甲骨之外，其他考古學方面的損失是不可計算的。

收藏家到安陽索求采掘的，外國人有明義士，中國人有羅振玉。明義士是坎拿大人，

安陽縣的傳教士。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春，獨自騎白馬徘徊于洹水南岸，得了幾個村童的引導，到西向斜坡一个小窟，發現了「有字的龍骨」。從此以後，他便常常騎他的驥小白馬，到殷虛探索，而自稱爲中外考古家探訪殷虛的第一人。（詳見明義士殷虛卜辭自序）

羅振玉之到殷虛，是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詳見羅者五日夢痕錄），然而他于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就遣佔人祝繼先耿良臣到安陽去索集。宣統三年（一九一二）又命弟振常和婦弟范兆昌到洹陽去采掘，前後所得約四萬片。甲骨至此漸爲世人所重了。

（乙）有系統的發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鑒于過去三十年甲骨雖是不斷地大批的出現，可是因爲沒有考古學的智識，受村人無意識、無系統的發掘，文字以外的材料，每因搜集字骨而消滅者什有八九；所以爲要「研究商末文化至何程度，當時人民生活狀態，此雖依器物爲之證明，尤賴地下情形之知識以爲連絡。」（見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虛之經過載安陽發掘報告）他們便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開始作有計劃有系統的發掘了。由民國十七年秋（一九二八）至廿一年冬（一九三二止，前後發掘七次。今按七

次的大略情形，作一簡表：

次數	時 間	人 員	地 點	所 得
一	十七年十月 十三日至廿日	董作賓，趙芝庭， 李春立，王湘， 董作賓，李濟，王湘， 董志先，王慶昌，	村東北之河畔 至村中	字甲五五五片，字骨二〇二九片，龜甲五 〇四片，骨板千餘，其他銅陶玉器甚多。
二	十八年三月七 日至五月十日		村東北村 內，村南	甲骨文六八〇片及古器物獸骨，蚌殼，陶 片之類甚多。
三	十八年十月七日 至十二月十二日	全上	村北， 村西北， 村北後岡	甲骨文二七四二片及銅範白陶帶繪陶 片，刻花石器，刻花骨器等。
四	廿年三月廿一日 至五月十二日	梁思永，郭寶鈞等 董作賓，梁思永，郭 寶鈞，劉嶼霞，王湘， 董作賓，李光宇，石璋如等	村北， 村北，村中， 後岡	實物外得版築遺址，象下牙床，彩陶，黑陶， 白陶，文化成層的堆積。
五	廿年十一月七日 至十二月十九日			得藏骨料的方窖及寶藏甲骨文的處所。
六	廿一年四月一日 至五月卅一日	李濟，王湘，董作賓， 李光宇，石璋如等	村北，王裕口霍 家小莊，侯家莊	注意遺物的位置與遺址的範圍。得齊全 的古墓與小灶，及灰陶字骨很多。
七	廿一年十月十九日 至十二月十五日	李濟，董作賓， 李光宇，石璋如等	村北	找得地面上遺址的基礎關係，地面下的 階級樣式，穴中的窖的儲物情形，和遺物 很多。

計七次的發掘，前四次除得到多量的遺物外，於「地下智識」方面，並沒有多大的發現。至第五次才發現了收藏骨料和字骨的地方，第六次又接着得到齊全的台基與完整的小灶。從此便「由支離的尋找，走上系統的發掘」了。可惜這種有系統的發掘，不能繼續工作下去。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春夏之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北平遷到上海，安陽發掘也就停止了。繼而起的，又是小屯村及附近的人民，惟以得古物賣錢為目的，數百成群，在洹河兩岸，大事發掘，所得古物，散之四方，估客，而地下情形的被毀滅，又為考古學上第二次的大損失。

當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中央研究院在安陽作第三次的挖掘時，河南省政府忽派河南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館館長何日章，聲言拒絕研究院工作，並招工自掘。兩月之久，所得甲骨文字和古器物也很多。十九年（一九三〇）河南省政府又派何日章到安陽發掘，自二月廿日至三月九日，又四月十二日至月終，開工兩次，並前次所得，計甲骨文字二千餘片，其他古物很不少。

發掘之有報告，始於中央研究院的安陽發掘報告。共出四期，第一期出版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第二期十九年（一九三〇），第三期廿年（一九三一），第四期廿一年（一九三二）。現在從這四期中擇其關於報告發掘的全文，列表於下：

篇名	作者	出版期	内容
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	董作賓	第一期	記第一次發掘前後經過之詳情。
十八年秋工作及其重要發現	李濟	第二期	報告第三次發掘之經過及所獲。
本所發掘殷虛之經過	傅斯年	全上	總報告前三次的發掘。
後岡發掘小記	梁思永	第四期	記後岡發掘二次之經過及地層與文化層建築之遺留。
摘記小屯迤西之三處小發掘	吳金鼎	全上	記後岡發掘三次之經過及地層與文化層建築之遺留。

第七次殷虛發掘 E
區工作報告

石璋如 全上 記 E 區所得之遺址及遺物。

B 區發掘記之一

郭寶鈞 全上 記第四次發掘所發現 B 區情形論及殷人

版築問題居住狀況及修正殷虛淹沒說。

B 區發掘記之二

全 上 全上 繼續前之報次告。

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

李 濟 全上 繼計過去之工作。

六次工作之總估計

全上 繼計過去之工作。

殷虛

李 濟 全上 繼計過去之工作。

中國考古小史 民國廿二年
頁六三一六六 紀述中央研究院歷次發掘的經過。

(二) 收藏

據畿壽堂殷虛文字序所說：收藏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是王懿榮。「光緒戊戌己亥間，洹曲涯岸爲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師，爲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董作賓甲骨年表：光緒廿五年的紀事欄內說：「山東濰縣古董商人范維卿，初以安陽小屯村出土的甲骨

文字介紹於世……范爲端方搜買古物，往來武安彰德一帶，見甲骨刻有文字，購若干片獻於端方。端喜極，每字酬以價銀二兩五錢。范乃竭力購置，村人至今以爲美談。據訪聞，今端方家出售古器物，有甲骨文字，可証村人之言不虛。案吳慶坡端方傳稱方于光緒廿四年以前官工部郎中，廿四年記名御史，簡直隸霸昌道，未幾簡陝西按察使。董氏據傳說謂端氏收藏甲骨在王氏之前，恐不足信。又謂每字酬以價銀二兩五錢，亦無此理。王懿榮看見甲骨，是在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范佑「挾百餘片還京師，王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後有濰縣趙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王氏。」（見鉛雲藏龜自序）自此以後所收買蒐集的人漸起。收得最多者中國人算羅振玉，外國人是明義士。今據所知道的，分人略述如下：

（甲）劉鶴義和拳亂起，王懿榮殉難。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王子翰甫出賣所藏古器物以清債務。其中千餘片的甲骨，盡售與劉鶴；以後定海方藥雨由范維卿買得三百餘片，也歸他。趙執齋更爲他奔走齊魯、魏之郊，一年間得三千餘片，計他所藏約五千片。（見鐵雲藏龜自序）劉鶴遭流徙以後，所藏甲骨，家不能保，便就散售與人。英人哈同之妻迦陵買得其中的千餘片，葉玉森買去千三百片，其他一部分歸美國福開森。

(乙) 羅振玉 羅振玉於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才在劉鶴家看見龜版的墨本，歎爲異寶，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就開始搜集。先僅由估人手中間接購買。那時候還承劉鶴之誤，信范維卿的話，以爲甲骨出於湯陰。經過了幾年的查詢，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他才發現了甲骨出土的地方，實在是安陽小屯村。遂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遣山左估人「大索於洹水之陽，以一年之力，所得達萬片」，然「意不自歎」，所以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三）「復命弟振常婦弟范兆昌，至洹陽採掘之，所得又再倍」。計他前後所得，約兩萬餘。宣統三年冬革命軍起，羅氏逃難日本，所藏甲骨，盡數載入行籤，「因展轉運輸，及稅吏檢查，損壞者什之五六」。（見殷虛書契前編自序）到日本後略有分散。民國以來，他還是繼續購買，現存確數，不得而知。甲骨之外，他還藏有墨拓本和殷出土古器物不少。

(丙) 徐坊 徐坊購置甲骨的年月不知。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他死了，所藏甲骨文字，一部分歸美國福開森，其他一部分（千二百片）至民十八年（一九二九）才買給燕京大學。

(丁) 明義士 外國人之於甲骨文字，采求最力，收藏最多，研究最勤的，莫過於明義

土。自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他知道有甲骨文字之後，盡力搜索，自謂「最初所得巨片，都是膺品。以後才知細碎之片，不可忽視；因為細片都是龜甲，在古代極為珍寶，儲為帝王祭祀之用，而粗大獸骨，則為次要記事之用。」(見殷虛卜辭自序)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小屯村張學獻家菜園所掘得的甲骨，大半為他所收買。十六年(一九二七)他又購得一大批，計他所收藏的不下五萬片，比羅振玉還多一倍。

(戊) 福開森 美國福開森旅居中國四十多年，手創匯文書院及金陵大學，素好中國古器物，收藏周秦彝器，漢碑碣及宋元書畫碑贊很多，所藏甲骨，都是劉鶚徐坊的舊物。

(己) 林泰輔 自甲骨出土以來，歷年流入日本的很不少，日人的蒐集甲骨的也很多，其中是林泰輔研索最早，收藏也最多。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他親至安陽小屯村調查殷虛，購得甲骨二十版。他死後，所藏甲骨五百餘片歸東洋文庫。

上列諸人，都是由斷篇零文中窺見的一般情形，此外海內外之收藏家，何止數倍。

如北京大學藏有霍保祿所贈的四百六十多片，河南民族博物館存有民十八與十九年何日章在小屯村挖掘所得的二千多片。至於中央研究院所掘得的，因為未有詳細的報告，數目也不得而知。又廬江劉體智亦藏有甲骨萬餘片，尙未印行。

就海外言，甲骨之最初流入英美兩國，是在庚子年（一九〇〇）義和拳亂起，山東青州

府及濰縣兩牧師考齡Samuel Coaling（英人）及查爾凡F.H. Chalfant（美人）得甲骨殘片甚多，獻給英國博物館，蘇格蘭皇家博物館及芝加哥歷史博物館。靠此二人之力，霍布金也藏有不少甲骨。至於甲骨之藏在日本者，由郭沫若卜辭通纂自序中，可見一斑。郭說「余以寄寓此邦之便，頗欲徵集諸家所藏以爲一書。去歲（一九三二）夏秋之交，即從事探訪，計於江戶所見者有東大考古學教室所藏約百片，上野博物館片餘片，東洋文庫五百餘片。中村不折氏約千片，中島幙山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餘片，已在二千片以上。十一月初旬，偕子祥次子震二君赴京都，復見京大考古學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內藤湖南博士廿餘片。故富岡君撫氏七八百片，合計已在三千片左右。此外聞尙有大宗集蒐家，因種種

關係，未得寓目。」由此看來，其數實在不少了。

(三) 著錄

誰都知道甲骨文之有著錄，是始於劉驥的《鐵雲藏龜》，此書是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開始拓墨，卅九年（一九〇三）出版，共錄一〇五六片，是由劉氏所藏二千餘片中選出的。拓印出來，不但字不明晰，並且多倒置，全書排比，又不分類例，不記號數，檢討很不方便。然而雖有這種的毛病，可是甲骨文得以流傳人間，劉氏是占有不可磨滅的首創之功。由他一呼，應而起者有羅集、王董、郭容商等十餘人，其中是羅振玉最多。羅氏收藏已富，撰拓尤精，但怕甲骨文字湮沒不傳，不憚影拓撰錄之勞。前後所作，共得五書。（見後表）《殷虛書契》前編墨拓其所藏二萬片中之尤精的，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就纂次成編，宣統三年（一九一三）刊入國學叢刊第二三冊，未竟。民國元年（一九一三）重又排比精印成書。三年（一九一五）羅氏由日本「渡海涉洹，弔武乙」之故虛，屢發掘之遺迹，恍然如見殷太史藏書之故府；歸而發篋，盡出所藏甲骨數萬，遴選前編中文字所未備者，復得千餘片，手施璽墨，百日